

恩 格 斯

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

第 二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FRIEDRICH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本书中第一版序言和正文部分的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四版序言和附录的译文采自《全集》中文版第22卷。这次排印大16开本时，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

恩 格 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16\frac{1}{2}$ · 字数 149,000

1966年3月北京第1版

1966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730 定价（二册共）（五）1.90元

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国家是怎样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設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們，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它們而发展起来的；受这些国家权力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是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的——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始初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繪出来了，我要补充的大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經濟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凱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議事会和巴賽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級阶段末期已經比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已經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

上貿易，已經逐漸脫離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間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員，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內，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們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們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做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議事会或巴賽勒斯請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內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設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設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說，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給設在雅典的总議事会管轄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單純的联盟，已經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統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駕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許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終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

民的第一步。提修斯所制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 Eupatriden(贵族)、Geomoren(农民)和 Demiurgen(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未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法权上的差别。^①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新的、暗中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一职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国家首脑人物

^① 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为其余两个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特殊的权利”。——编者注

已由貴族中所選出的執政官來充任。貴族的統治日益加強，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經變得令人不能忍受了。這時，貨幣和高利貸已成為壓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貴族們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貿易以及附帶的有時仍然進行的海上掠奪，使貴族們發財致富，并使貨幣財富集中在他們手中。由此而日益發達的貨幣經濟，就象腐蝕性的酸類一樣，滲入了農村公社的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貨幣經濟絕對不能相容；阿提卡小農的破產是與保護他們的舊的氏族聯系的松弛同時發生的。債務契約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經發明了抵押辦法）既不理會氏族，也不理會胞族。而舊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貨幣，也不知有貸款，更不知有貨幣債務。因此，貴族的日益擴展的貨幣統治，為了保護債權人對付債務人，為了使貨幣所有者對小農的剝削神聖化，也造成了一種新的習慣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處都豎立着抵押柱，上面寫着這塊地已經以多少錢抵押給某某人了。沒有豎這種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還押款或利息而出售，歸貴族高利貸者所有了；農民只要被允許作佃戶租種原地，能得自己勞動生產產品的六分之一以維持生活，把其餘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給新主人，那他就謝天謝地了。不僅如此，如果出賣土地所得的錢不夠還債，或者債務沒有抵押保證，那末債務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賣到國外去做奴隸，以償

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末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过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们可以說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象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所能达到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的歉收，他们的河流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产生的一定是生活资料，尽管有时很少，有时较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

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結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間的交換，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費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換把它轉让出去的时候，他們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們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結局如何。于是利用产品来反对生产者、剝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論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間的交換，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后果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間的交換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體驗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經營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貨幣，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換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們发明貨幣的时候，他們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們就創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經它自身創造者的預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春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穿了一系列其他次要的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官职为这种利益服务。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在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大大超过自由的雅典人；氏族制度最初是不知道奴隶制的，因而也就不知道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赚钱而移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

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鏟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經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間,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門間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創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官职都設置起来了。这时,年輕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軍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間,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軍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設置了諾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小区,每个部落設十二个;每一諾克拉里必須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員,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騎士。这个設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剝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給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謂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594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們在这里可以不談。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

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在梭倫所進行的革命中，應當是損害債權人的財產以保護債務人的財產。債務簡單地被宣布無效了。詳情我們雖然不太清楚，但是梭倫在他的詩中自夸說，他清除了負債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債務而被出賣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園。這只有通過公開侵犯財產所有權才能做到。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做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所以毫無疑問，二千五百年來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來，只是由於侵犯了財產所有權的緣故。

但現在必須防止這種使自由的雅典人變為奴隸的情形重演。這一點，首先是通過普遍實行的措施，例如禁止締結以債務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債務契約而做到的。此外，又規定了個人所能占有的土地的最大數額，以便至少把貴族對於農民土地的無限貪欲限制一下。然後又對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對我們說來，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 議事會規定由 400 人組成，每一部落為 100 人；因此在這里，部落依然是基礎。不過這是新的國家組織從舊制度中接受下來的唯一方面。至於其他方面，梭倫把公民按照他們的地產和收入分為四個階級；500、300 及 150 袋谷物（一袋約等於 41 公升），為前三個階級的最低限度

的收入額；地產少于此數或完全沒有地產的人，則屬於第四階級。只有三個上等階級的人才能擔任一切官職；只有第一階級的人才能擔任最高的官職；第四階級只有在人民大會上發言和投票的權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選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關於自己活動的報告；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階級在这里占多數。貴族的特權，部分地以財富特權的形式恢復起來；但人民卻保留有決定的權力。此外，四個階級都是新的軍隊組織的基礎。前兩個階級提供騎兵，第三階級提供重裝步兵，第四階級提供不穿甲冑的輕裝步兵或在海軍中服務，大概還領餉銀。

這樣，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個全新的因素——私有財產。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按照他們的財產的多寡來規定的，於是，隨著有產階級日益獲得勢力，舊的血緣親屬團體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敗。

然而，按照財產來規定政治權利的辦法，並不是國家不可缺少的設施。雖然這種辦法在國家制度的歷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許多國家，而且恰好是最發達的國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暫時的作；從亞里斯泰迪茲的時候起，一切官職對每個公民都是開放的。⁹⁹

其後八十年間，雅典社會就逐漸採取了一個它在以

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精巧手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象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发生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另一方面，就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都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编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被保护的外来的移民。¹⁰⁰

这时，党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 509 年）才最终被推翻，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¹⁰¹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撤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

是以已經用諾克拉里試驗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經常居住的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 100 个自治区,即所謂德莫。居住在每个德莫內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庫、以及审理輕微案件的 30 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殿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祀奉他們的神职人員。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說得对,这是美洲市鎮自治区的一种原型。¹⁰²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开始时所依据的单位,正好和现代国家在最高发展阶段上最后要达到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做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組織,而且也是一种軍事組織;它选出一个菲拉尔赫^①即部落长,指揮騎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揮步兵;一个兵法家,統率在部落境內招募的全体軍人。其次,它提供五艘配有船員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 50 名代表参加雅典議事会。

① 来源于古希腊文的“菲拉”(部落)一詞。——編者注

最終的結果是雅典國家。它是由 10 個部落所選出的 500 名代表組成的議事會來管理的，最後一級的管理權屬於人民大會，每個雅典公民都可以參加這個大會並享有投票權；此外，有執政官和其他官員掌管各行政部門和司法事務。在雅典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

由於實施這個新制度和容納大量被保護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釋放的奴隸，——血族制度的各種機關便受到排擠而不再過問社會事務；它們下降為私人性質的團體和宗教會社。不過，舊氏族時代的道德影響、因襲的觀點和思想方式，還保存很久，只是逐漸才消亡下去。這一點從下面的一個國家設施中可以看出來。

我們已經看到，國家的本質特徵，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雅典在當時只有一支國民軍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艦隊，它們被用來抵禦外敵和壓制當時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對於公民，這種公共權力起初只不過當作警察來使用，警察是和國家一樣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紀的質樸的法國人不講文明民族而講警察民族 (*nations policiées*)^①。這樣，雅典人在創立他們國家的同時，也創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騎馬的弓箭手組成的真正的憲兵隊，或者如德國南部和瑞士所說的 *Landjäger*^②。不過，這種憲兵隊却是由奴隸組成的。這種警察職務，在

① 雙關語：«policé»——“文明的”，«police»——“警察”。——編者注

② 方言，意即憲兵。——譯者注

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賤的，以致他們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事。这仍是旧的氏族思想。国家是不能沒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輕，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員視為卑賤的行业受到尊敬。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財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証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賴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間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間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連妇女和儿童在內，約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 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45 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許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场內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財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貧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賤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們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們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象欧洲那些討好君主的学究們所

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¹⁰³，——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由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